

富阳人心里的老屋情结

老屋雨声



清晨醒来,听墙角似有一点雨正啪啪地打在书页上,起床察看。走了两步就听出了那声音分明是在窗外。忽然之间,我怀疑起自己的听觉来。又睡下,想起那刚刚的雨声,难道是在梦中不成?那分明就是家乡老屋瓦缝间漏下,落在卷起的旧书扉页上的雨滴,被滴之物是空洞而有些轻飘的,甚至要弹散了那雨去。

老屋是木结构瓦房,从我有记忆开始起,它就破破烂烂的了,墙角上还有很大的裂缝。梅雨季或夏天大雷雨夜,屋里就会有十多处漏雨,家里所有能盛水的器具都用上了。洋铁脸盆接在比较小的漏雨点,当当地响,旧木脚盆接在比较大的漏雨地,闷闷地“卜”着,似有一半嵌了进去,颇能催眠。

做豆腐用的点浆桶也用上了,同样是木头,它比较新,声音就清脆一些。家里有一个

新饭桶,也被拿来接漏,尽管在黑暗中,我仍能想得出它那刺目的红漆。家里所有的家具都是灰仆仆的本色,它的存在让人有种异类的惊艳。大雨连着大风,吹歪瓦片,漏处像山野泉水似的一个个生发,叫人非常无奈。阿婆的帐子角上也漏了,幸亏那是木头架子床,祭祀用的长方木盘,便斜搁在那角上了。一时间,家里大漏连小漏,滴滴嗒嗒的,仿佛一座坏掉的老自鸣钟。

老屋是一个“7”字形的,两个房屋连接的直角处便特别容易漏水,墙角、柱子边、谷仓上,时而迸发漏点。每到下雨的日子,往往都是停电的,妈妈拿蔑火,爸爸拿盆,两人仔细地循声觅漏,嚓嚓的脚步声,和器物碰撞之声,似乎也被雨洗得清明。“晴开来要捉漏了。”这时刻爸爸的声音分外暖和,像是怕惊扰我们的睡眠,又像要安慰全家对风雨的担心。大的漏水处都已积上,盆也用完,小处只好随他了。有些漏还紧贴柱子,那可就没法接了。待天明,便一盆盆地拿去倒掉,清清的水上飘了好些竹叶灰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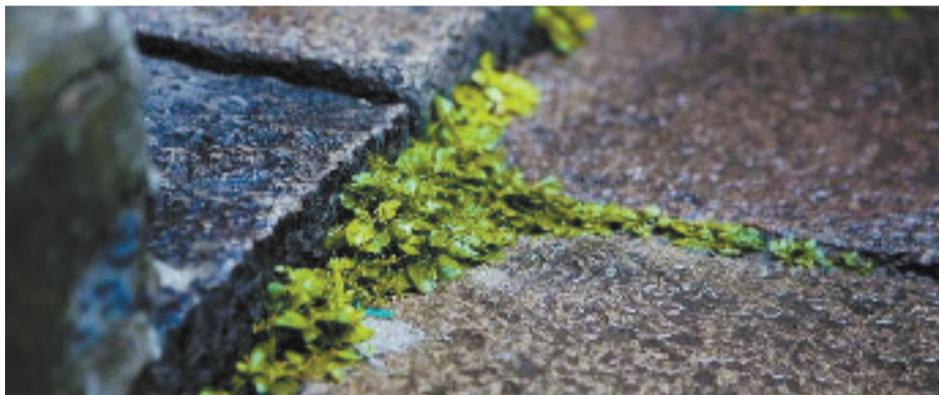
家大灰尘也多,楼上的灰尘一般也无暇去扫。漏过之后,便有一滩圆圆的水印,而今想起来,却是无限美好。待到天晴,屋顶很干

燥了,爸爸便开始修理屋顶,他在漏雨的时候已经基本记住了大的那些地方了,一路梳理过去。我们几个孩子便把瓦片往楼上搬,从窗口递给爸爸。有些他敲不定哪里漏的,便叫我们看那干掉的水痕,叫我们晾纸用的毛竹签给向屋顶上轻触一下,他就知道在哪儿了。抬起头,听着瓦片翻动的响声,看着几十年前的上梁布还高挂在那儿,已然发黑与褶皱。心里却担心,那些小小的檩子是否站得住爸爸这么重的一个人。

一家人搬离老屋之后,爸爸曾多次地请人捉漏。只要大风雨夜过后,他必定回老家察看。无人居住之后,老屋越加漏得厉害,木头楼板楼梯都开始腐烂松脆。我身在城市,常常梦到父亲从楼板上跌下到挂壁仓里,惊心的不安。父亲买了许多黑瓦、油纸,想要大修老屋,终于因为实在太破烂危险而不了了之。

老屋拆掉之前,曾去看过,只见大门敞开,屋内圆桌搁几水缸脸盆历历在目,灶上铁锅已被外人撬走,惟尘泥阴凉,阳光依旧,装着欣然地登到半楼梯,在脚底的嚓嚓声里,眼泪簌簌地下来。

作者简介:蒋云霞,网名小石清流,喜欢文学,散文作品散见报刊杂志。



老屋,那心底永难忘怀的一抹乡愁



老屋是父亲80年代初建造的一栋二层小洋楼,后来这栋新建的老屋我们一家人住了十几年,后来经济宽裕父亲又在其他位置建起新房,老屋就被父亲用一万五千元钱连同宅基地一起卖给了村里的一户人家。

记得在老屋主房的后侧,有一个挨着父母卧室建造的独立小洋台,记忆里小洋台的旁侧曾经种植过各种树木,有香椿树、杨树、枣树、李树、桃树,不过印象最深刻的是那棵枣树。这棵枣树是当时建造这栋房子时父亲不舍得废弃,重新移栽的,不想,碗口粗的枣树经过几次移植却也坚持到了今天。

房子的左侧有一个小菜园,妈妈和已经过逝多年的爷爷,总会把这个小菜园一年四季都撒上蔬菜种子,出产毛豆、茄子、辣椒和西红柿,还有丝瓜。每到这些家常蔬菜茂盛的时候,不足50个平方的小菜园里到处是瓜果飘香,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致。

一直到现在,我的心灵还可以感受到那份来自大自然和植物之间心无杂念的纯净和

自由。孩子时候的我,或许无法真正清晰的领悟到这些道理,但在种植和收获的快乐里,我的童年却得到了一次实实在在最早的心灵教育。

老屋的右侧,是我太爷爷留下的民国时期的建筑,因为后来父亲重新建老屋,把其中一部分的老建筑拆了,只留下了靠西厢三式一厅一排木结构的二层楼。这排建筑最西侧的房檐角还保留着一个民国时期的木制翘首雕塑,在我的童年时期,那排老建筑依然完整的伫立着,到我念初中时,那枚“牛角”却不易而飞了,后来随着太爷爷、爷爷和爷爷的大哥相继过逝,老屋也被弃置成一栋空楼,偶尔被奶奶当做堆柴火的柴房发挥着一余热。

记得小时候,我总喜欢和几个小伙伴去这排木结构的老房子里玩捉迷藏,尽管二楼楼梯上的门总是锁着,我们一伙顽皮捣蛋的小孩,却总能想出办法通过楼梯边的木栅栏空隙爬上楼去,然后到门背后找着一把一直挂在老地方的铜钥匙,把楼梯门打开,一起兴高采烈地跑到黑呼呼的楼上去探险。

在老屋和小洋台的空隙间,曾经长着一棵茂盛的桔子树。那是我爷爷亲手栽下的,为他的弟弟,为他那爱吃桔子的小弟弟栽下的,也就是我的小爷爷。当小爷爷去上海念大学时,爷爷为了留个念想,特意栽下了这颗蜜桔树。

到了桔子熟的时候,爷爷总是很小气的不给我们摘着吃,每次都是事先摘下满满一筐红桔子,藏在用松毛针混合石灰铺成的陶罐中,耐心地等着我的小爷爷回家,为了让他

吃到家乡亲人亲自为他栽的桔子。正所谓兄弟情深,即使在桔子树上可能撒着很多思念的泪水,也阻止不了桔子一年年的变红等待着亲人回家。然后,这些被亲情熬红的桔子,被爷爷小心翼翼地收进陶罐,等着自己的弟弟回来,这一年,如果又是空欢喜一场,那这些满含密汁的红桔子,就成了八月十五中秋节上一道意味最深的礼物。

往事,如风,一段段忆起的和未曾忆起的故事,像一首旋律缓慢的老歌回响在我的耳畔。关于老屋,我有太多太多的回忆,光用文字记叙,或许是一首永难写完的诗。默默地站在新盖好的洋楼阴影处,触碰起这些陈年旧事,想着已经先后离去的太奶奶、太姑妈、太爷爷、爷爷和一个无法割舍的童年,心中某处高音符被思绪的浪花溅起,任由一把心底古老的琴弦缓缓地拨动血管里的脉流,随着没有休止符的乐谱无限的舒展、扩散成一曲难解的乡愁。

作者简介:草树,富阳人,喜欢古典韵味的事物,喜欢文字,有散文作品偶见报刊杂志。

